

让当代艺术进入大众视野

■ 新书导读



《言辞喧嚣的时刻》
张 阎 著
新星出版社

本书记录了作者学术研究和批评写作演进、变化的轨迹。作者试图将思想的深刻性、学术的严谨性与大众媒体的灵活简约和批判锋芒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学和解构性的批判风格。



《大漠长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通过地质、历史、现实等诸多角度，探寻中国沙漠的成因，分析沙尘来源，展现沙漠化的危害，纪录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人们的生存现状，展现人与荒漠化之间互有进退的较量。



《父亲的目光》
阿克拜尔·米吉提 著
作家出版社

作家阿克拜尔·米吉提的散文作品视角独特，独具民族特色。于细微处，记录生活中的纯真与美好，歌颂了人性中的真善美，深刻反映出作者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和探索精神，让人温暖而感动。

用主义说法，是现阶段的权宜之计，更准确的说法是“艺术即教养”。艺术本身就是教养，就是智慧，就是美，并不需刻意打造琢磨，它自有其力量。所以，当代艺术中烂柿子很多，却也恰恰意味着它有着大有可为的前途。希望当代艺术能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真正以美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眼睛。

由此，本书的目的“完成当代艺术从圈子化向大众化的转移”，得以较好地完成。这本书的语句介于专业与白话之间，偶有术语引用，读起来不会艰涩难懂，也不会寡淡无味。读完之后，对于当代艺术这一高潞存在，不敢说理解，但起码增添了不少亲近之感。

《空，欢喜：扯一扯当代艺术》

胡超起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 格子

艺术中的地位等等；第四层立体展示当代中国艺术家众相生相，选择了最具代表性的二十余位当代艺术家，细致生动地描绘他们的真性情，使一位位艺术家的形象在书页中鲜活起来，并配有大量图片，直观展示艺术家本人肖像及其作品，表达他们的艺术信仰以及对艺术生命力的维护。

艺术是很难以判断的东西，它接触门槛低，谁都能说上话。艺术领域也掺杂了越来越多的外界因素，商业价值混淆在艺术价值当中，难分难舍。用价值判断来衡量艺术家，是时代的误判，而不是历史的最终判断。艺术进入多元主义时期，不存在正确的艺术创作方式，碎片化浪潮席卷一切，艺术中心到处都是，批评家找不到一套适用的艺术批评标准。

书中引用丹托的理论的观点——当今批评家的任务是阐释、解释作品，在帮助观众理解作品

的同时，也帮助艺术家理解他们自己 and 世界。这样看来，批评家与艺术家是合作互助关系，既互相促进，又减弱了批评的锋芒，避开了一些纠结的问题，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视角。

东方文化以碎片化的形式输入西方，被错误理解、诠释后，又反哺东方，以至于现在，最伟大的东方文明却在西方。作者指出，艺术与现实不可割裂，艺术家该有担当，立人格以助国格，传承中国文化的美学趣味。人格的力量，在于提高作品境界，教化人心，使无神论的中国在宗教之外得到心灵的净化，达到“坐卧立行，皆有礼数；洒扫庭除，皆懂应对；诗画酬唱，皆能敏制”的境界。所以，给艺术一个“人间宗教”的名分，是褒扬其普世意义，利于建立“一个真实而负责任”的当代艺术版图。要说明的是，说艺术可代替宗教的教化作用，是一种比较狭隘的实

童话的飞升

□ 侯磊

女作家戴潍娜的《仙草姑娘》是一部“伪装”的童话集，它写的是童话故事，而内涵是哲学思想。这样的书即便是忘了故事情节，也最好不要一次读完，因为全书一直维系在童话的氛围中。

本书作者致力于“智性”与“灵性”相结合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书中收录了作者将近二十篇各个时期的作品，不少篇章值得回味。

一提起童话，我们首先想到西洋风格的王子公主、古堡巫婆之类，而戴潍娜笔下的童话则广阔得多，她的故事背景是千奇百怪的，可以发生在古代、现代；中国、外国，最终都写得空灵、飘逸，像飞一样。在《那个名叫S的灵魂》中，刚开始讲述了当代社会中一个名叫朵朵的女子的感情经历，失恋的她决意暂且离开北京，通过道家的修炼，发现身体不过是灵魂的房子，她所经历的情爱，不过是久远劫前种下的因果。一段亚特兰蒂斯之迷被讲述得销魂动魄。朵朵在图书馆里追查到了S，青蛾玉佩，能源祭祀，与亚特兰蒂斯的关系。这个靠着能源祭司的心灵能量来维持电力的城邦的历史，再一次以无可辨认无可触摸的面目出现在现实世界，最终引发了朵朵生活及“三观”的大海啸。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古老文明与现代社会在童话中开始了沟通。

读这本童话集，首先可以看出作者的童心，然而她并没有把思想停留在毫无保留地展现真善美的层面上，而是将童话、童心、童年变成“三位一体”，以此为基础展开哲学、心灵学上的深思。哲学是从童心开始的，从安德生、格林童

话、豪夫童话到《匹诺曹》的故事，再到宫泽贤治的《银河铁道之夜》都是如此。李贽在《童心说》里写道：“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我们没有外国王子公主的那种文化氛围，也没有西方逻各斯的那种逻辑思维，但那种灵动的心和对童话世界的向往，以及对生命的苦苦追问都是人类共通的。通过阅读全书可知，作者通过笔下人物来说明，童心就是源于小时候对于世界的敏感，敏感是种灵性，这种灵性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悲悯、同情和爱，即最有人性的一面。而在成人眼里，童话是“伤春悲秋，做作矫情”的，原因并不是童话太假，而是所谓的“成年人”丧失了内心的灵性。丧失了灵性，也就丧失了哲思，即丧失了走向精神家园的机会。

童话、哲学和年龄并不矛盾，美国、日本的不少卡通片都像官崎骏的作品那样内涵深刻，观众是从青少年到成人都有。当代社会少有本书作者这样致力于“智性”与“灵性”相结合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作家。一般读者往往认为由于应试教育使得孩子过早地成熟起来，他们丧失了内心的欢乐，缺乏对于纯真的想象和虚无世界的追问。其实在现代化社会，同样有《仙草姑娘》这样从现世到飞升的童话。思想的杀手并不是高科技，而是所谓的“成熟”和自我机械化的内心。

《仙草姑娘》
戴潍娜 著
新世界出版社

《生存游戏》腰封上那句红色的“谁也别想带着秘密安然死去”，是警告，是威胁，是预示，是挑逗，这分明就是惊悚小说的调子——让你害怕，但就是有吸引力。

小说前半部分让人窒息，但窒息也是有快感的。幽闭的空间，三个男人，一具尸体，一条狗，光线、食物，一切生活物资都来得如此微弱，这里有的，只是黑暗、寒冷、绝望以及对死亡步步紧逼的恐惧。随着情节的推进，三个互不相识的男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逐一浮出水面，无数段往事被提起，过往的人，面目清晰地呈现出来，原来是一个复仇故事。但是，在我们认为真相大白的时候，真相被颠覆了。这是一个复仇故事，但是复仇者是主人公自己，过去的自

己。抑或是，这些年来，主人公一直在以自我折磨的方式报复多年前对最好兄弟见死不救、占有兄弟的女人的自己。当我们再一次找到了真相，这是一个心灵得不到救赎的故事，所有来自外界的威胁都是作者故弄玄虚，是主人公被割裂的内心为自己建立的恢弘地獄。但是，真相似乎再一次欺骗了我们，曲径通幽之后，并不是豁然开朗，而是峰回路转。我们坐在作者为我们搭建的过山车上，心脏提到嗓子眼儿，吓得撕心裂肺地尖叫，眼前风景迅速变换，而真相，不断颠倒。

当第三次找到真相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相信真相了，不敢相信了。而这，就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 谢晓梅

复仇者是谁呢？是那个叫马克思·贝克

纵使无奈，她们依然挣扎

□ 禾刀

为，相反，她们为了追求自由事业和自由恋爱努力抗争，用行动乃至生命书写了哪怕充满悲壮的人生篇章。

从小聪明美丽的刘一先是“被相当于教育局长的沔阳劝学所长花钱破处”，在许配给丁姓商贩后又遭遇夫君身亡，她因此差点以“谋杀亲夫”之罪丢掉性命；毕生为女权运动奋斗的沈佩贞，其抗争方式五花八门甚至上不了台面，谩骂、胡搅蛮缠乃至撕打等方式无所不用。然而，在那个深受数千年封建传统影响的腐朽时代，以如此激烈方式抗争的沈佩贞亦不能达，最后还撞得头破血流，并吃了官司蹲了半年牢狱；热心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马青霞，其慷慨的背后却是族人千方百计、延续数年的夺产之战；作家庐隐三段婚恋史，既是她无法真正认清自己的折射，同是也是她敢于超越困难追求真爱勇气的彰显；一代明星阮玲玉香消玉殒留下几多悲叹，然而透过她那错乱的爱情轨迹不难发现，她最终虽未能超越世俗，但她对爱情的追求还是充满了不屈：“从1927年至1942年”，有过15次以上的“离开”的女作家萧红，饱受个人婚恋的离乱，“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

倘若我们以今天的思维视角回首民国女性群体所经历的那些风云际会，我们无法抛开这些时代的困惑，即传统势力对新生力量的竭力打压，既得利益阶层努力掐灭新生力量，男权社会的根深蒂固，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的封建婚恋观念的禁锢，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那个时代的物质条件极度匮乏，虽然她们中的一些人身出“名门”，但当以反叛方式背离家庭割断经济支援后，她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衣食住行。

然而，这些民国女性即便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她们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清晰脚印。一方面她们平凡，另一方面她们又很伟大。她们的平凡在于甫步入社会时并未显山露水，她们的伟大在于当拥有自己的理想时，她们敢于放弃一切，为实现追求奋不顾身。她们似乎并不惧怕物质困难，也不惧怕世俗的困扰，哪怕为此付出亲情、家庭等十分沉重的代价。在她们看来，追求理想本就是最幸福的事业，哪怕历经坎坷。

《民国红粉》
张耀杰 著
新星出版社

■ 速读

园林，雅集的参与者

□ 维纳 整理

构成了绝大部分游戏的基本形式，时间的重复则是“节日”的时间结构，而节日则是一种特殊的游戏形态。

三、游戏的主体不是人，而是游戏自身。一位在游戏中高度自我的人，实际上是一位没有进入游戏的人。

四、游戏首先是一种“无目的性”的活动，但游戏过程又显示出某种“内在的目的性”，我们称之为“无目的理性”，比如对弈是为了赢得对方，此处“赢”似乎是目的，但“对弈”活动本身不含任何目的，如今的高各类竞赛，由于商业的绑架已经是游戏的高度异化。

五、观众是游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使观众参与游戏的“同在”的概念。在这种意义上，戏剧也是游戏的一种形式。

六、竞赛性游戏的“场地”，小猫的线团，雅集中的园林，都可以称之为游戏中的他者。园林作为特殊的“他者”，以其充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更具有主动性。因此园林在雅集中有时是“他者”，有时就充当游戏对手。

雅集是一种典型的“游戏”，它们有时表现在游戏自身，有时表现为节日庆祝。园林作为雅集游戏的组成部分，有时是“他者”，有时甚至是游戏的参与者和主导者。雅集的“雅”，主要体现在诗歌唱和之中。雅集的“集”主要体现在节日对人的聚拢。园林的山石、理水、屋宇、花树分别在雅集中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游戏。

“诗”和园林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比起历史知识来，诗更有哲理。”也就是说，历史知识只述说已发生过的事，而诗总是自我述说可能发生的事。中国诗歌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愤

怨而成诗，如老蚌怀珠诗言志；另一类是以诗的形式排列的文字，它的功能是书信、唱和、问答。我们可称之为“类诗”。雅集中的诗，大部分是后者。但这类诗，也并非无用，这类诗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因为急促，如火山爆发中的庞贝城，类诗中能包裹的信息就较为准确。西人研究，深谙此道。如杨晓山研究唐宋文人的园林和赏玩，绝大部分资料来自于这类“类诗”。

雅集之“雅”是风雅，而“风”则是诗的主要形式，集之所以为雅，主要是由于“诗”。这样，我们必须回头来看看“诗”和园林的关系。而且最终会发现诗正是联系雅集和园林的重要纽带。

雅集中的诗可以分为：拈韵、同题集咏、流畅、唱和、曲水几类。其中拈韵作为一种“诗的游戏”，和园林并无直接联系。题咏则直接与园林为对象，往往以既成的园林景点为对象，集咏题之。

流畅，则是在园林或自然山水中进行的“诗的游戏”，此外，自然、曲水，仿佛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被邀请进入一场雅集，水之湍急变化，直接左右游戏的节奏，曲水形式也规定了唱和诗人的空间位置。

可以这么说，对“诗的游戏”而言，“曲水”是真正的主人，在这层意义上，我认为曲水流畅是中国文人“雅集”的基本类型，虽然历代论者也同意此说，但究之根源，正是因为园林或以园林为代表的自然因素实质性主导了雅集。换言之，雅集以园林的参与程度或主导程度来判别“雅”的程度，进而是“节日”程度。对园林依赖越大，游戏性越强，也越能被称为真正的雅集。

以此判断，那些以政治为目的的聚会，只是取“雅集”之形，非雅集也。那些沉湎于声色的聚会，虽然“诗”作为表象，也不是真正

“碧山”是一系列试图寻找重返我们传统家园之路的MOOK杂志书，试图以现代人的视角重新梳理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位置，并以此为源头探讨展开传承与创新行动的可能。“碧山”不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我们传统家园和心灵原乡的象征。收录在本辑“结社与雅集”中的文章，则多属于另一种结社，即文人的雅聚——诗文社。大体而言，雅集是结社过程中发生的文人聚合的活动。文人免不了饮酒吟诗，抚琴作曲，故名之雅而已。

的雅集，前者失于功利，后者失于俗。以兰亭集序为例，得诗三十七首，大部分题咏的对象恰恰又是兰亭、（曲水）自身，这里构成一种有趣的循环。

一来因为急就，二来因为游戏，兰亭诗大多是对兰亭的“白描”，称不上好诗。但“雅集”也出产了许多名篇、佳句，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王勃的《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及《滕王阁》，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杜甫的《九日蓝田崔氏庄》及《崔氏东山草堂》，白居易的《忆江南》，张志和的《渔歌子》等。也有人因为雅集题咏唱和而得诗名，如裴迪，正是他与王维在辋川别业“泛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王维诗），留下的《辋川集二十首》成就了的诗名。雅集犹如一场同台竞技，有些选手可以得到超水平发挥。这无疑是游戏的激发使然，虽然非常罕见。

雅集与戏曲

雅集的另一类活动，是听曲与观戏。玉山雅集中白天唱和之诗，晚间则在湖中小船中谱



曲演唱。另一种情景是聘请班演出，然后互为唱和。“戏在园中”又是园林和戏曲的相互渗透。所谓“间离”效果在园林中呈现为特殊形态：首先，园林对日常生活而言，自身是一种间离，自跨入园林大门，实际上进入了“节日时间”，进入了雅集时间。其次，在园中戏曲又是另一种间离，这类类似于西方的“狂欢节”，表演者和观众的界限是模糊而变化的。园林在“狂欢”中的作用是主动参与并随时滋生出“即兴”的可能。

“即兴”是园林的特征，这一特征来自园林空间与人的互动。当然，通常我们理解“即兴”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但园林与人的关系更清晰地展示即兴的内涵，因为园林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足够的复杂性，导致园林空间的不确定性。物理学告诉我们，系统越复杂，不确定性越高，这些不确定性理所当然地成了游戏和狂欢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规则加上不确定性，才是游戏的全部。“碧山”系列《结社与雅集》
左靖 编
金城出版社